

苏幕遮 手记 NOTES

SUMUZHE

苏幕遮 II 卫斯理+天下霸唱

一部给精彩小说重新定义的奇书

北方文艺出版社

风月宝鉴·魔瓶

苏幕遮
◎ 著

苏

幕

遮



手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幕遮手记/苏幕遮著.—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5317-2257-1

I.苏... II.苏...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2080 号

苏幕遮手记

作 者 / 苏幕遮
责任编辑 / 王金秋
封面设计 / Z2 工作室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6 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20×980 1/16
印 张 / 18.75
字 数 / 250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29.80 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257-1

苏幕遮档案

姓名:苏幕遮

年龄:24岁

国籍:中国

出生地:北京东城区羊脖拐胡同十八号甲

家世:家学渊源,系北宋苏学士第四十六孙

身高:186公分

体重:75公斤

星座:狮子座

血型:O型

职业:国际登山协会会员、世界潜水协会客座教练

性格:具有旺盛的行动力,好奇心极强,心胸宽广,不拘小节,意志坚韧,富亲和力

爱好:考古、历史、音乐……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

特长:技巧、登山、潜水及驾驶

经历:生性喜欢探究未知事物,经历过一生中最为奇异的事情,曾于岩州破解了《红楼梦》密码,发现风月宝鉴,于东亚塔莱海湾发现阿拉伯魔瓶,并解开了瓶中魔鬼的秘密。



第一部 风月宝鉴

第一章 岩石的秘密 3

第二章 隐秘的红楼传说 14

第三章 猪王争霸战 30

第四章 险恶的暗算 50

第五章 神秘的洞穴 61

第六章 层出不穷的离奇事件 71

第七章 山民罗二九 100

第八章 血战大蟒蛇 113

第九章 思维示波仪 124

尾声 不醒的帝王梦呓 145

第二部 魔瓶

第一章 大海中的怪物 149

第二章 绝世奇珠 166

第三章 飞来的横祸 184

第四章 层出不穷的怪事 203

第五章 来自于阿拉伯的神秘富泉 214

第六章 奇异的古穴 234

第七章 险关重重的孤岛 254

第八章 瓶中放出的魔鬼 271

尾声 女人的梦想 289

第
①
部

PART I

风
月
宝
鉴

SUMUZH
NOTES

第一章 岩石的秘密

(1)暴发户的意外发现

凡是暴发户,最怕别人说自己没文化。

赵大砣不能说是个暴发户,他有钱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而且他在几家银行的存款,差不多已经够买下两幢帝国大厦了,所以赵大砣先生认为自己已经进入了上流社会,这很少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现在的赵大砣先生频繁地出现在一些与他的建筑生意毫无关系的场所——文化场所,他非常渴望大家能够赞同他的观点:他是一个有品位有智慧的肥矮男人。

只要哪里举办高品位的文化盛会,赵大砣就会准时到场,并抢占第一排,满脸严肃地前排就座——我知道他坐在那种地方有说不出的难受,可是他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了下来。

毕竟,赵大砣先生由小学文化,两手空空起家,没点过人的毅力,是绝无可能取得今天这种成就的。

所以我尽管不太赞同他这种赶鸭子上架硬是冒充文化人的怪癖,但我仍然尊重他,有钱人附庸风雅,总比不负责任的奢侈糜烂要好得多——这种尊重换来了赵大砣的感激,从此他视我为知音。

有些不好意思说的话,他只敢偷偷地对我这个知音说。

比如这一次,我们走进会场的时候——会场的门外立着块牌子:第三十六届世界红学研讨讨论会——赵大砣低声地问了我一句:

苏幕遮先生,这个红学……是搞啥子名堂吆?

我强忍着笑,这位赵大砣,他只顾把心思放在让自己成为出场嘉宾上

了,却忘记了这个嘉宾是干什么的了……于是我压低声音告诉他:

红学研究讨论会,就是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文化的一个盛会……

研究《红楼梦》? 赵大砣满脸愕然,悄声问我:

《红楼梦》是啥子名堂?

是……一本小说……我大汗如落雨。

为啥子要研究《红楼梦》?

为啥子要研究……我一时语塞,只好敷衍他一句:赵先生,你看,大家都要吃饭……是不是?

没错,没错,赵大砣顿时眉开眼笑:大家都要吃饭,就是你糊弄我,我糊弄你……还识破天机般的兴奋,在我的后背上重重地拍了一巴掌……

我欲哭无泪,知道此后这家伙就会到处宣扬,说我是他最要好的朋友……更可怕的是,他还会把他脑子里的一些乌七八糟的观点冠之以我的名义,让我百口莫辩……

没办法……

我们两人在前排的座位上坐了下来,赵大砣满脸严肃而认真,如果单以表情而论的话,没人会怀疑他才是这里造诣最深的学术权威……只有我才知道,台上的发言人讲的红学谱系,可怜这位赵先生,他实在是听勿懂。

但是赵大砣表情如一地坚持着,再次让我钦服不已。

一个研究人员退场了,主持人满兴奋地匆匆上台:诸位,作为本次研究集会的主持人,我荣幸地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康家成康老爷子今天也来到了会场,并有重大研究成果向大家公布……

会场顿时大乱,几乎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踮起脚尖,想看一眼红学界权威康家成教授。

赵大砣显然有些意外,他肯定是长这么大头一次听说康教授的名字,就见他凑了过来,低声问我:

……啥子人吆?

啥子人……我灵机一动,用直观的方法告诉他:红学文化界的比尔·盖茨……

赵大砣肃然起敬。

说康家成教授是红学文化界的比尔·盖茨,这多少有点搞笑,但以康教授的研究成果、贡献与人望,其在学术界的地位远超比尔·盖茨在财富榜上排第一名的影响力,不过对赵大砣,能够让他理解到这一步,就已经不容易了。

康教授其实不过四十岁出头,可因为他的成就太大,仍然被尊称为“康老爷子”,当他被两人搀扶上台来的时候,赵大砣突然扭头看了我一眼。

他的表情很怪,分明是有话要说。

什么事?我探头过去,小声地问道。

我……好像见过这个人……赵大砣的声音犹疑不定,分明是缺乏把握。

你不可能……我只说了四个字,就闭了嘴。

赵大砣虽然是一个满身铜臭,却一味附庸风雅的暴发户,但此人有一个过人的天分,他对于人的相貌过目不忘,丝毫不夸张地说,哪怕过了十年,他也能认出一个在街头匆匆之间擦身而过的陌生人,若非是有这种过人的天赋,再加上勤劳刻苦的天性,赵大砣也不可能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

所以他既然说他见过康教授,那就肯定见过。

不过即使是他以前见过康教授,也没必要把自己的表情搞得这么古怪啊。

我真的见过他,他重复了一遍:可是……

(2)奇怪的采石场

赵大砣确实见过康家成教授。

而且就是最近几天所发生的事情。

赵大砣告诉我,几天前……

几天前,赵大砣有事出城,途经路边一个采石场。

采石场就是承包一座山坡或是地皮,将那里的石头开采出来,分凿成大大小小的块,再卖给建筑商的这么一种地方。而赵大砣靠了房地产起

家,对这种地方是再也熟稔不过的了。

但是,自从赵大砣家里的钱多到了几辈子都花不完之后,他就尽量避免和这种地方的“下等人”打交道,他宁愿坐在严肃的学会会场听他再过八百辈子也听不懂的术语,也不愿让人联想到他的职业……

但糟糕的是,他天生就是一个商人,如同一个变成美女的猫,在有男士在场的情形下,尽管假装秀气文静,但一旦看到一只老鼠,就会按捺不住地现出原形。当时赵大砣就是这样,看到那家采石场的时候他还表示鄙夷……跟石头打交道,真是太没文化了……然后他就发现自己已经把车子停在了采石场,并下车走了过去……

采石场上只有四个人在工作,三个男人,一个上了年纪,四十多岁,两个很年轻,此外还有一个女孩子,正在把石头用小锤子砸开。

赵大砣走了过去,拿脚踢了一下石头,开口问了一句:啥子价钱吆?

那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站了起来,满脸愠怒地瞪着赵大砣:你有什么事?

赵大砣睥睨了一下那个男人,他是大建筑商,若然开口订货,只一个订单就足以将他送上财富的顶端,可这人居然连他赵大砣都不认识,这如何不让赵大砣上火?

上火归上火,但生意总是要做的,所以赵大砣压根没有和对方计较,而是又问了一句:

啥子价钱吆?

万万没想到,那个男人没好气地说了一句:这里的石头不卖,快走开!

走开?赵大砣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忍不住惊讶地看了看眼前这个人。

这个人满脑门子皱纹,鬓角微斑,相貌倒没什么特色,但是他对于客户的态度,实在是有点让赵大砣难以理解:这是啥子话吆,不卖货你开什么采石场……

走,走,走,还没等赵大砣把话说完,那中年男人已经生气了,竟然拿手中的小锤子威胁着赵大砣:请你马上离开,别耽误我们做事。

货你们都不卖,还做啥子事吆……自从有钱以来,赵大砣何曾受过这种礼遇?忍不住心里有气,还待要说,可是另两个年轻的采石工已经拿着小铁锤站了起来,对他粗声大气地喝斥道:

滚,你这人听不懂人话吗?

你娃这是干啥子吆……眼见对方竟然要动家伙,赵大砣慌了神,尴尬之间急忙给自己找下台阶,却已经被那两个年轻人冲过去,扭住他的胳膊将他推出采石场。

这种事,在生意场上并不少见,毕竟并不是每一个想赚钱的人都懂得做生意,赵大砣是商道老鸟,像这种莫名其妙的窝囊气,此前也不知受过多少,并非是一定要放在心上。

但是,由于赵大砣对人的相貌有着天生的敏感性,虽然只见过那采石场中的几个人一次,可是日后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这几个人出现在他的面前,他都会一眼就认出他们来。

现在赵大砣赵老板就认出来了。

康家成教授。

此时他正在台上做报告,而赵大砣却一眼就认出他就是那天在采石场遇到的那个中年男人……

……

(3)震惊世界的发现

在赵大砣悄声把这事讲给我听的时候,他的声音犹疑不定,明显地没有把握。

毕竟,红学界内最受人景仰的学术巨人,与一个采石场的小老板之间的距离,实在是有点太远,即使是赵大砣再有钱,也不敢说自己百分之百没有认错人。

所以赵大砣以一种可怜巴巴的声音问我:

苏幕遮先生,你说我是不是看花眼咯介……

我付之一笑,注意力却已经被台上的康教授吸引了过去。

康教授的报告行将结束,他的话,已经令四座皆惊。

我听到他用沉稳的语气——若非是有十足十的把握,人们轻易是不会采用这种语气和口吻的——缓缓地说道:

学界关于《红楼梦》一书的争议颇多,至少有几百个流派,其考据与论证工作的繁复性已经足以让业内人士为之束手,但是,或许我们有一个更

为简单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是说，如果我们能够从实物出土的角度破译《红楼梦》密码的话，届时我们所有的研究分歧或许会有一个进展……

或许会有一个进展？

我惊呆了，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康教授这种有所保留的表达方式，是在告诉大家，他已经突破了对于《红楼梦》研究的所有障碍……又或者，他已经解决了人们对于这本书的所有问题，否则的话，以他的治学态度之严谨，是决计不会在这种场合做如是宣言的。

而且康教授的角度也新颖别致——实物出土。

很显然，他已经发现了什么。

(4) 诡秘的教授

康教授的报告已经过去几天了，但报纸上关于他讲话的讨论，却是愈演愈热，许多早已闭关的老红学家纷纷出山，或是直斥康教授治学态度不严谨，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或是明确地支持康教授，充满了激情地期待着最后的突破，连许多红学界之外的人士也挤了进来，急不可耐地要发表自己的高见。

书店里《红楼梦》卖到脱销，似乎一夜之间，无人不说《红楼梦》。

但是康教授却悄无声息。

我不是专注于红学之人，只是喜欢读书，才在无意中亲临了这一盛事。康教授的报告已经听过了，对我来说事情就算是结束了，等到康教授再一鸣惊人的时候，我再跑来看热闹也不迟。

总之，我有自己的事情，这一点倒是跟赵大砣相同，这就怪不得人家视我为知己了……

又说起赵大砣，是因为我此时也正经过他所说的那家采石场。

我来到这家采石场的理由，也和赵大砣一般无二——途中路过。

经过那家采石场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赵大砣所说的话来，他曾在这里遇到了正在砸石头的康教授，这会是真的吗？

康教授不去解决《红楼梦》的最后破解问题,怎么会来到这里?

因为心里好奇,我不由自主地把车开了过去,并下了车。

我一眼就看到了康教授,这亲眼目睹甚至都让我自己有点措手不及。

听赵大砣说是一回事,自己看到又是一回事,失态之下,竟然脱口叫了一声:

康教授。

康教授穿着一身深蓝色的吊带工装,拿着一柄小铁锤,正专心致志地将一块大石头逐次砸开,听到我的叫声,他手中的小铁锤跌落于地,突然拿衣袖遮住了脸,掉头就走。

康教授,康教授。我急忙追上去。

这时候在场的另外两个同样穿着蓝色吊带工装的年轻人拦在了我的面前,我一眼就认出了这只是两个学生,光滑的两张脸,很是年轻,只不过他们脸上的表情,远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友好……哎,你是谁?怎么连个招呼也不打就闯了进来?快出去!

我找康教授……指着一溜烟逃向一间小屋子的康教授,我急忙解释道。

你认错人了。那两个年轻学生毫不客气地打断我的话:那是我们的老板,姓马,什么康教授米教授的,找错地方了吧?

但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那个躲到小屋子里的人,千真万确就是康教授。

如果不是他,那么他有必要躲起来吗?

可就算他是康教授,又有什么理由怕别人认出他来呢?

难道说,康教授还会带着他的学生,躲在这偏僻的采石场做什么不法生意不成?

我摇了摇头,再看了一眼拦在我面前的两个学生,他们一个高大健壮,一个身材矮小,虽然都做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但他们那明显缺乏经验的满脸稚气,这却是遮掩不住的。

稍近一点还有一个女学生,长发,表情像只猫,我还记得,那天在学术报告会上时候,正是她搀扶着康教授上台的。可现在瞧他们这架势,我要是非见康教授不可,多半会闹出人命来。

实际上,我压根没有任何理由非要见康教授不可,更不会跟几个学生过不去。

所以我只能嘟囔着,走开。

我走到自己的车前,再回头看了一眼,康教授躲在屋子里没露面,只有那三个学生,手持铁锤,冷冰冰地看着我。

我摇摇头,只好上了车。

(5)密封亿万年的神秘石匣

康教授不去破解他的“红楼梦密码”,躲到这采石场里来干什么?

我心中觉得奇怪,车开得也就很慢,看看离开采石场有一段距离,就把车停了下来,下了车走到路边,把自己心里的疑问整理一下。

尽管这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但人遇到怪事,总是难免有探究一番的冲动,只是大多时候这样做会让当事人厌憎,所以我才尽量离康教授远一点。

——康教授说他行将彻底破译“红楼梦密码”。

——康教授躲在这里偷偷地开采石头。

这两件事情之间,好像找不到一个必然的联系……我觉得自己有点头痛。

红学家开采石头,这事总应该有个解释吧?我心里想着,顺手捡起一块石子,丢了出去。

啪的一声,那粒石子打在一块大石头上,弹了起来。

石头!

莫非……我想起了《红楼梦》的另一个名字:《石头记》。

我又丢了一块石头。

可就算是《红楼梦》的另一个名字叫《石头记》,那也未必一定要跑到这里来采石头啊!

我想不明白,又随手丢出块石头,转身准备上车。

我已经走到了车前,伸手正要拉车门,却又突然呆住了。

什么地方不对头……

我有些诧异地走回原地看了看,没什么地方不对头啊。

可确实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头……

可是我想了又想,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个头不对在什么地方。

也许是自己多心吧?

我索然无味地回到车子里,正要发动,却又突然跳了出来。

我知道什么地方不对头了。

我刚刚丢出去的那块石头。

那石头也没什么不对头的,石头就是石头,只是那块石头丢出去之后的声响不对劲……那块石头,我刚才丢出去的时候发出了一声脆响,好像是砸到了什么金属物上。

我急忙走到那块大石头后面,伸头看了看,大石头后面只有几簇野草,还有山野间最为常见的野花,却没有看到什么金属。

可是刚才我确实是听到了一声石头撞击在金属上的清脆声音,这绝不会错。

可是那声音到底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呢?

我寻找着,顺手一搬那块大石头,却突然怔住了。

在那块石头上,赫然有一大裂缝!

我双手扒住石头,往那道裂缝里看了看,里边当然是黑乎乎的,看不出什么名堂来。

我又拿了块石头,往裂缝里一丢。

叮的一声传出,虽然细微,却是清晰无比。

霎时间我惊讶起来,在这块大石头里,居然还封着金属之物,岂非是咄咄怪事?

我用手一掰那块石头——当然掰不开,我还没到力能拔山的境界。

我扭头看了看,看到近前有棵树,就顺手折下根枝,往石头缝隙里一插,再用力一撬,只听嘎嘣一声,柔韧的树枝折断了。

我忍不住想笑自己,石头那是何等坚硬之物,岂是一根树枝能够撬得动的?

我真是有点昏了头。

我弯腰,双手用力,举重若轻地将那块石头举了起来,转身对准另一块更大一些的石头,轻轻地向上一磕。

啪的一下,又一下,一块碎石掉了下来,我能够看到石头的缝隙已经

因为震动而裂开得更大。

我再稍微一用力,只听啪啦一声,我手中的石头碎裂,一堆大大小小的碎块掉落了下来……一个雕饰着古朴工艺花纹的金属盒子,赫然倒插在碎石之中。

(6)石匣争夺战

我慢慢地伸出手,拿起了那只金属盒子。

这实际上不是一个盒子,而是一个匣子。

地球上的任何一块石头,都有不少于几亿年的历史,难道这只雕饰着古朴花纹的匣子,就在这岩石中封存了几亿个年头不成?

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我摇头,难以接受这个判断。

我又用手掂了掂,才注意到仍然有一块石头凝结在匣子之上,要想打开这只匣子,就必须要把那块石头清除。

突然我听到身后有什么声音,手中拿着匣子,我的身体就势一俯,只听呼的一声,一个人收不住脚,撞在我的后背上,一个跟头倒折了过来,倒在地上。

竟然是康教授。

“把东西还给我!”还没等我亲切地和他打一声招呼,康教授已经俯地爬行着,向我扑过来。

我身体微微向后,避开康教授的手:“为什么要还给你?”

“这……是我的!”康教授这时候一点也不像个教授,倒像是个市井泼妇,“你这个恶棍,无赖,快点还给我!”

我有些不高兴:“康教授,你可要看清楚了,这东西是我从石头里边发现的,不是从你家的衣柜里拿的,你凭什么说它是你的?”

“它当然是我的,”康教授脸部肌肉扭曲,大吼大叫,“这难道还有疑问吗?”

我苦笑:“康教授,治学的态度可不是这个样子的,你的论据和论证呢?”